

阿列克謝有些行為令人相當費解，應該說，他大部分的行為都讓人難以理解。

例如在和對手對峙時，若是沒有立即進入戰鬥狀態，阿列克謝通常會和對方報上自己的名字並且嘗試詢問對方的。

「你就不怕人家回去弄個娃娃詛咒你。」某前俄羅斯駭客曾這麼笑過他。

應該不會，他沒報出全名，而且要是對方真的這麼有心找出了他完整的姓名，詛咒之於阿列克謝不過就是另一種形式的兵刃相接，用科學難以解釋的方式。他會照樣迎擊。

讓對方知道敗在誰的手下，或是自己擊敗了什麼人，應該是不錯的事。至少阿列克謝這麼認為。

他依循自己的意思做，現在邪教裏頭已經有幾個人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也有例外。

見面前的男人開口似乎想說話，蒼壽立刻舉槍用子彈招呼過去。

「不要多說甚麼廢話，我不想聽。」

自我介紹被硬生喊卡，阿列克謝閃過攻擊，同時拔出大劍邁步朝對方奔去。

幾枚子彈出膛的時間，倆人已近在咫尺，對方果斷放棄槍械，改以肉體搏擊。

男子體格纖細，進戰能力卻十分優秀，似乎知道面對阿列克謝無法以蠻力相抵，走的是借力使力的手法，出拳毫不拖泥帶水，相當犀利，拳拳涼如冷箭、直逼要處。

阿列克謝很快地也收起了大劍，用手腳接下對方的攻擊，展開反擊。

對方身著邪教的制服，黑髮黑眼，上下兩處的深黑襯得中間露出的皮膚異常白皙，像雪。

有一瞬間他想到伏於雪地上的黑豹，強烈的對比但很好看，每一條肌肉充滿了生命。阿列克謝極少在戰鬥中抽神遐思，但這並不會拖慢他的速度，這些能力和技巧很早就伴隨他與生俱來的野性被編寫在基因序列當中，成為本能的一部份。

幾輪交接後他將他擊暈，所有的攻防在一瞬間停止。

要是他能知道對方的名字就好了，看著倒在懷裡的人，脖頸處被擊中的部位還泛著道紅，當然自己也吃了不少記拳頭。

這麼想著的同时他拿出了繩索給對方綁上。

綁牢後才有更多的閒暇時間細看這人，標準的東方面孔，有些長的瀏海散落一旁，陽剛與陰柔在這張臉上完美地協調並存，簡單點說，活脫脫的美人胚子。

出手撫過對方有點皺起的眉間，忘不了剛剛戰鬥時那雙犀利冰冷的眼神，這莫名地勾起了他的興趣。

將四把從對方身上搜到的槍枝收進自己腰包裡，確認周遭沒有其他邪教追兵，一把抱起昏過去的人，邁步離開。